

悼岑才生先生

信報，2016年5月7日

二零一二年，我上任孔聖堂中學校長，岑才生先生的大名，早已如雷貫耳。由於我求學時期的作品曾在《華僑日報》刊登，所以對岑老有份親切感，當然，岑老是完全不知道的。其後，在幾次會議中能一睹岑老風儀。岑老已年近九十，但精神矍鑠，雙目炯炯有神。雖然手上拿著拄杖，但筆直步行，令人油然頓生敬意，有長輩的威儀。

四十年代，岑老與父親岑維休先生共同發展《華僑日報》的業務，其後負笈英、美，得碩士學位。回港後，繼續協助父親處理報業，引進歐美辦報概念，並購入先進設備器材，包括無線電採訪車，傳真機、自動高速印刷機等。在六十年代是「不得了」的創舉，這亦使《華僑日報》成為報界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報章之一。《華僑日報》為香港報業推陳出新，開業界先河，相信已是無人不知，故岑老被業界暱稱「才哥」或「生叔」，以示尊敬及親切。

記得清末民初，學者們都十分重視教育，要國家強起來，不受外侮，首在教育。岑老身體力行，對教育事業，可謂盡心盡力。六十年代始，設立的「讀者救童助學運動」，此運動推行約三十多年，受助人次達一百五十多萬。祖國改革開放前後，捐資助建中、小學教學大樓及醫院。岑老更是多所大學、中、小學、幼稚園的校董或校監，包括聯合書院及樹仁大學等，並多次出任政府公職。一九九九年，聯合書院將新設的文物館命名為「岑才生聯合書院校史文物館」。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先後頒授榮譽院士之銜與岑老，以稱譽他對社會公益及教育的貢獻。

岑老於一九九七至二零零八年出任孔聖堂中學校監。我曾在存檔的舊文件中，看見岑老對不稱職的老師毫不留情的批評，可知岑老重視教育的心情。儒家思想曾受到不少的衝擊，岑老仍堅持與孔教學院及孔聖堂合作，且曾同時出任兩所機構的要職。由此可知，岑老的確對傳統教育有一份堅持。

二零一零年，岑老辭任孔聖堂主席，但仍留任董事及校董，繼續為教育作出貢獻，直至離世。印象中，岑老甚少缺席會議，亦甚少在會議中滔滔不絕的說話，但每到關鍵之處，必然提出自己的意見。有次親自拜訪岑老，到他公司會面，傾談校務及發展方向，估不到學校的發展，他都了然在胸。最近一年，岑老要做健康治療，才減少出席會議，但仍十分關心學校的發展。有次，同事拿文件給岑老簽署，臨離開前，他叮囑同事要轉達他對校長工作的欣賞，並鼓勵校長繼續努力。由此可知，岑老是如何重視和關心學校發展，令我有知遇之感。四月二十七日下午，接到岑老仙逝的消息，想起上週才給文件岑老查閱簽署，一陣茫然。